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一回 晁大舍圍場射獵 狐仙姑被箭傷生

公子豪華性，風流浪學狂。律身無矩度，澤口少文章。
冶服貂為飾，軍妝豹作裳。調詞無雪白，評旦有雌黃。
恃壯能欺老，依強慣侮良。放利兼漁色，身家指日亡！

選妓黃金賤，呼朋綠蟻忙。招搖盤酒肆，叱咤闖圍場。

聖王之世，和氣熏蒸，出生一種麒麟仁獸，雄者為麒，雌者為麟。那麒麟行路的時候，他揀那地上沒有生草的去處，沒有生蟲的所在，方才踐了行走，不肯傷害了一莖一草之微，一物一蟲之性。

這麒麟雖然是聖王的祥瑞，畢竟脫不了禽獸之倫。人為萬物之靈，稟賦天之靈根善氣而生。天地是我的父母，萬物是我的同胞，天地有不能在萬物身上遂生複性的，我還要贊天地的化育。所以那樣至誠的聖人，不特成己成人，還要陶成萬物，務使天矯蠢動，物物得所，這才是那至誠仁者的心腸。若是看得萬物不在我胞與之內，便看得人也在我一膜之外，那還成個大人？

所以天地間的物，只除了虎狼性惡，恨他吃人；惡蛇毒蠍，尾能螫人；再有老鼠穴牆穿屋，盜物竊糧，咬壞人的衣服書籍；再是蠅蚊能嗜膚敗物。這幾般毒物，即使在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面前，也要活活敲死，卻也沒甚罪過。

若除此這幾種惡物，其餘飛禽走獸，鱗介昆蟲，無害於人，何故定要把他殘害？人看他是異類，天地看來都是一樣生機。也不必說道那鳥銜環、狗結草、馬垂韁、龜獻寶的故事，只說君子體天地的好生，此心自應不忍。把這不忍的心擴充開去，由那保禽獸，漸至保妻子，保百姓。若把這忍心擴充開去，殺羊不已，漸至殺牛；殺牛不已，漸至殺人；殺人不已，漸至如晉獻公、唐明皇、唐肅宗殺到親生的兒子。不然，君子因甚卻遠庖廚？正是要將殺機不觸於目，不聞於耳，涵養這方寸不忍的心。所以人家子弟，做父母兄長的務要從小葆養他那不忍的孩心，習久性成，大來自不戕忍，壽命可以延長，福祿可以永久。

當初山東武城縣有一個上舍，姓晁名源，其父是個名士，名字叫做晁思孝，每遇兩考，大約不出前茅。只是儒素之家，不過舌耕口，家道也不甚豐腴。將三十歲生子晁源。因係獨子，異常珍愛。漸漸到了十六七歲，出落得唇紅齒白，目秀眉清。真是何郎傅粉三分白，荀令留裾五日香。只是讀書欠些聰明，性地少些智慧，若肯把他陶熔訓誨，這鐵杵也可以磨成繡針。無奈其母固是溺愛，這個晁秀才愛子更是甚於婦人。十日內倒有九日不讀書，這一日還不曾走到書房，不住的丫頭送茶、小廝遞果，未晚迎接回家。如此蹉跎，也還喜得晁源伶俐，那「上大人孔乙己」還自己寫得出來。後來知識漸開，越發把這本《千字文》丟在九霄雲外，專一與同班不務實的小朋友游湖吃酒，套雀釣魚，打圍捉兔。晁秀才夫婦不以為非。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，不能供晁源揮灑，把他這飛揚泄越的性子倒也限制住幾分。

晁秀才連科不中，剛剛挨得歲貢出門。那時去國初不遠，秀才出貢，作興旗扁之類，比如今所得的多，往京師使費，比如今所用的少，因此手頭也漸從容。隨與晁源娶了計處士的女兒計氏為妻。

晁秀才與兒子畢姻以後，自己應即上京廷試。那時禮部大堂缺官，左侍郎署印。這侍郎原做山東提學，晁秀才在他手內考過案首。見了晁秀才，敘了些問闊，慰安了幾句，說道：「你雖然不中，如今年紀不甚大，你這儀表斷不是個老教授終身的。你如今不要廷試，坐了監，科他一遍科舉，中了更好，即不中，考選有司，也定然不在人下。況我也還有幾年在京，可以照管著你。」晁秀才聽了這篇說話，一一依從。第二年，進了北場。揭了曉，不得中，尋思道：「老師望我中舉，舉既不得中，若不趁他在京，急急考就了官，萬一待他去了，沒了靠山，考一個州縣佐貳，讀書一場，叫人老爺，磕頭參見，這也就苦死人了！」遂與侍郎說了這個實情。侍郎以深也為然。

晁秀才隨赴吏部遞了呈，投了卷。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門生，侍郎預先囑托了，晁秀才方才同眾赴考。出的題目是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」。晁秀才本來原也通得，又有座師的先容，發落出來，高高取中一名知縣。晁秀才自家固是歡喜，侍郎也甚有光彩。晁秀才又思量道：「我雖是考中了知縣，缺的美惡就如天上地下一般，何不趁老師在京，急急尋個好地方選了？又待何時！」隨即挖了年，上了卯。怎當他造化來到，冢宰缺員，把禮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書。次年四月大選，晁秀才也不用人情，也不煩央浼，竟把一個南直隸華亭縣的簽，單單與晁秀才掣著。

這個華亭是天下有名的大縣，甲科中用許多物力謀不到手的。晁秀才氣也不呵一口，輕輕得了。報到家中，親戚朋友那個肯信？說：「這個華亭縣，自古來都是進士盤踞住的，那有歲貢得的？」報喜人嚷街坊，打門扇，要三百兩，鬧成一片。不兩日，見了邸報，卻道真真不差！將報子掛了紅，送在當日教學的書房內供給，寫了一百五十兩的謝票，方才寧貼。

武城縣這些勢利小人聽見晁秀才選了知縣，又得了天下第一個美缺，恨不得將晁大舍的卵脬扯將出來，大家扛在肩上；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擦將起來，大家舔他糞門。有等下戶人家，央親傍眷，求薦書，求面托，要投做家人。有那中戶人家，情願將自己的地土，自己的房屋，獻與晁大舍，充做管家。那城中開錢桌的，放錢債的，備了大禮，上門饋送。開錢桌的說道：「如宅上用錢時，不拘多少，發帖來小桌支取。等頭比別家不敢重，錢數比別家每兩多二十文。使下低錢，任憑揀換。」那放債的說道：「晁爺新選了官，只怕一時銀不湊手。」這家說道：「我家有銀二百。」這家說道：「我家有三百，只管取用。利錢任憑賜下。如使的日子不多，連利錢也不敢領。」又有親眷朋友中，不要利錢，你三十，我五十，絡繹而來。

這個晁大舍原是揮霍的人，只因做了窮秀才的兒子，叫他英雄無用武之地。想起昔日向錢鋪賒一二百文，千難萬難，向人借一二金，百計推脫，如今自己將銀錢上門送來，連文約也不敢收領，這也是他生來第一快心的事了！送來的就收，許借的就借。來投充的，也不論好人歹人，來的就收。不十日內，家人有了數十名，銀子有了數千兩。日費萬錢，俱是發票向各錢桌支用。用了二百五十兩銀買了三匹好馬，又用了三百兩買了六頭走驢，進出騎坐，買綾羅、制器皿，真是錢可通神！不上一月之內，把個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國做了駙馬的一般。隨即差了一個舊小廝晁書，帶了四個新家人祝世、高升、曲進才、董重，攜了一千兩銀子，進京伺候晁秀才使用。

晁秀才選了這等美缺，那些放京債的人每日不離門纏擾，指望他使銀子，只要一分利錢，本銀足色紋銀，廣法大秤稱兌。晁秀才一來新選了官，況且又是極大的縣，見部堂，接鄉宦，竟無片刻工夫做到借債的事。日用雜費也有一班開錢鋪的願來供給，所以不甚著急，應酬少有次序。晁書領了四個家人，攜了一千兩銀子，剛剛到京。有了人伺候，又有銀子使用，買尺頭，打銀帶，叫裁縫，鑲茶盞，叫香匠作香，刻圖書，釘襪頭革帶，做朝祭服，色色完備。對月領了文憑，往東江米巷買了三頂福建頭號官轎，算計自己、夫人、大舍乘坐；又買了一乘二號官轎與大舍娘子計氏乘坐，俱做了絨絹幃幔。買了執事，刻了封條，順便回家到任。家主不在家，家中尚且萬分氣勢，今正經貴人到了，這烜赫是不消說起的了。接風送行，及至任中，官囊百凡順意，這都不為煩言碎語。

且說晁大舍隨了父親到任，這樣一個風流活潑的心性，關在那縣衙裡邊，如何消遣？倒有一個幕賓，姓邢，河南洧川縣人，名字叫做邢宸，字臯門，是個有意思的秀才。為人個儻不羈，遇著有學問、有道理的人，縱是貧儒寒士，他愈加折節謙恭。若是那等目不識丁的人，村氣射人的，就是王侯貴戚，他也只是外面怕他，心內卻沒半分誠敬。晁大舍道自己是個公子，又有了銀錢，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，幾乎拿出「伯顏大叔侍文章」的臉來。那邢生後來做到尚書的人品，你道他眼裡那裡有你這個一丁不識的佳公子！所以晁大舍一發無聊。在華亭衙內住了半年光景，捲了萬金，往蘇州買了些不在行玩器，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，置了許多不合款的盆景，另僱了一隻民座船，僱了一班鼓手，同了計氏回家。

向日那些舊朋友都還是昔日的晁大舍，苦繡苦拽，或當借了銀錢，或損折了器服，買了禮，都來與晁大舍接風，希圖沾他些

資補。誰知晁大舍道這班人肩膀不齊了，雖然也還勉強接待，相見時，大模大樣，冷冷落落，全不是向日洽淡的模樣。一把椅朝北坐下，一雙眼看了鼻尖，拿官腔說了兩句淡話，自先起身，往外一拱。眾人看了這個光景，稍瓜打驢，不免去了半截。那些新進的家人見了主人這個意思，後來這伙人再有上門的，也就不得其門而入了。況又六千兩銀子買了姬尚書家大宅，越發「侯門深似海，怎許故人敲」！

這些故友不得上門，這還是貴易交的常情，又尋思富易妻起來。那個計氏，其父雖然是個不曾進學的生員，卻是舊家子弟。那計氏雖身體不甚長大，卻也不甚矮小；雖然相貌不甚軒昂，卻也不甚寢陋；顏色不甚瑩白，卻也不甚枯鷲；下面雖然不是三寸金蓮，卻也不是半朝鑾駕。那一時，別人看了計氏到也是尋常，晁大舍看那計氏卻是天香國色。計氏恃寵作嬌，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懼怕。如今計氏還是向來計氏，晁大舍的眼睛卻不是向來的眼睛了！嫌憎計氏鄙瑣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貧相，怎當起這等大家！」又嫌老計父子村貧，說道不便向高門大宅來往。內裡有了六七分的厭心，外邊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。

那計氏還是向日的丈夫，動起還要發威作勢，開口就罵，起手即打。罵時節，晁大舍雖也不曾還口，也便睜了一雙眼怒視。打時節，晁大舍雖也不敢還手，也便不象往時遇杖則受，或使手格，或竟奔避。後來漸漸的計氏罵兩句，晁大舍也便得空還一句。計氏趕將來彩打，或將計氏乘機推一交，攘兩步；漸漸至於兩相對罵，兩相對打。後來甚至反將計氏打罵起來。往時怕的是計氏行動上吊，動不動就抹頸；輕則不許入房，再不然，不許上牀去睡。這幾件，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。恨不得叫計氏即時促滅了，再好另娶名門豔女。那怕你真個懸樑刎頸，你就當真死了，那老計的父子也來奈不動他。若說到唸經發送，這只當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。他往時外邊又沒處去，家中只得一間臥房，臥房中只得一牀鋪蓋，不許入房，不許同睡，這也就難為他了。他如今到處書房，書房中匡牀羅帳，藤簾紗衾；無非暖閣，暖閣內紅爐地炕，錦被牙牀。況有一班女戲常遠包在家中，投充來清唱龍陽，不離門內。不要說你閉門不納，那計氏就大開了門，地下灑了鹽汁，門上掛了竹枝，只怕他的羊車也還不肯留住。所以計氏也只待「張天師抄了手——沒法可使了」。

計氏的膽不由的一日怯似一日，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。收用了一個丫頭，過了兩日，嫌不好，棄掉了；又使了六十兩銀子取了一個遼東指揮的女兒為妾，又嫌他不奉承，又漸漸厭絕了。每日只與那女戲中一個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熟。

這個小珍哥，人物也不十分出眾，只是唱得幾折好戲文。做戲子的妓女甚是活動，所以晁大舍萬分寵愛。托人與忘八說情，願不惜重價，要聘娶珍哥為妾。許說計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，不久死了，即冊珍哥為正。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，只是忘八作勢說道：「我這一班戲通共也使了三千兩本錢，今才教成，還未撰得幾百兩銀子回來。若去了正旦，就如去了全班一樣了，到不如全班與了晁大爺，憑晁大爺賞賜罷了。」又著人往來說合，媒人打夾帳、家人落背弓、陪堂講謝禮，那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做了八百銀子，將珍哥娶到家內。

那計氏雖也還敢怒敢言，當不起晁大舍也就敢為敢做。計氏不肯降心，珍哥不肯遜讓，晁大舍雖然有財有勢，如此家反宅亂，也甚不成人家。聽了陪客董仲希計策，另收拾了一處房子，做衣裳，打首飾，撥家人，買婢妾，不日之間，色色齊備，將珍哥居於其內。晁大舍也整月不進計氏內邊去了。漸漸至於缺米少柴，反到珍哥手內討缺。計氏也只好「啞子吃了黃柏味，難將苦口向人言！」

一日，正是十一月初六冬至的日子，卻好下起雪來。晁大舍叫廚子整了三四桌酒，在留春閣下生了地爐，鋪設齊整，請那一班富豪賞雪。漸漸眾客齊集攏來，上了座。那一班女子弟俱來斟酒侑觴，這日不曾扮戲。這伙人說的無非是些奸盜詐偽之言，露的無非是些猖狂恣縱之態，脫不了都是些沒家教、新發戶混帳郎君。席間上了一道兒鮓，因此大家說道：「今冬雉兔甚多，狼蟲遍野，甚不是豐年之兆。」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道：「各家都有馬匹，又都有鷹犬，我們何不合伙一處打一個圍頑耍一日？」內中有一個文明說：「要打圍，我們竟到晁大哥莊上。一來那雍山前後地方寬闊，野獸甚多；也還得晁大哥作個東道主人方好。」晁大舍遂滿口應承。討出一本曆日，揀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獵的日子。約定大家俱要妝扮得齊整些，象個模樣。卯時俱到教場中取齊發腳。也要得一副三牲祭山神土地，還得一副三牲祭旗。晁大舍道：「這都不打緊，我自預備。」約期定了。吃至次日五更天氣，雪漸下得小了，也有往家去的，也有在晁家暖房內同女戲子睡的。

晁大舍吃了一夜酒，又與珍哥做了點風流事件，一覺直睡到申時方起。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。晁大舍也不曾梳洗，吃了兩碗酸辣湯，略坐了一會，掌上燈來，那宿酒也還不得十分清醒，又與珍哥上牀睡了，枕頭邊說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圍，到莊上住腳，須得預先料事。珍哥問了詳細，遂說道：「打一日，我也要去走一遭，散散我的悶氣。」晁大舍說：「你一個女人家，怎好搭在男人隊裡？且大家騎馬，你坐了轎，如何跟得上？」珍哥說：「這伙人，我那一個寫不出他的行樂圖來！十個人倒有十一個是我相處過的。我倒也連這伙人都怕來不成！若說騎馬，只怕連你們都還騎不過我哩！每次人家出殯，我不去妝扮了馬上馳騁？不是『昭君出塞』，就是『孟日紅破賊』。如今當真打圍，脫不了也是這個光景，有甚異樣不成！」晁大舍說道：「你說的有理。得你去，越發覺得有興趣些。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灑線披風尋出來，再取出一匹銀紅素綾做裡，叫陳裁縫來做了，那日馬上好穿。」珍哥笑道：「我的不在行的哥兒！穿著廠衣去打圍，妝老兒燈哩！還問他班裡要了我的金勒子，雉雞翎，鱗掛肩子來，我要戎妝了去。」晁大舍枕頭上叫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咱因甚往他班裡去借？淹齊燎菜的，斃死人罷了！咱自己做齊整的。脫不了也還有這幾日工夫哩。」枕頭邊兩個彼此擦擦將起來。

晁大舍次早起身，便日日料理打圍的事務，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齊整，不肯與他們一樣。與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紅飛魚窄袖衫，一件石青坐蟒掛扇；三十六兩銀子買了一把貂皮，做了一個昭君臥兔；七錢銀做了一雙羊皮裡天青劈絲可腳的鞵鞋；定製了一根金黃絨辮帶；帶了一把不長不短的11銀順刀；選了一匹青色驕馬，使人預先調習。又揀選了六個肥胖家人媳婦，四個雄壯丫頭，十餘個莊家佃戶老婆，每人都是一頂狐皮臥兔，天藍布夾坐馬，油綠布夾掛扇，悶青布皮裡鞵鞋，鞵帶腰刀，左盛右插。又另揀了一個茁壯婆娘，戎妝齊整，要在珍哥馬後背標為號。晁大舍自己的行頭並家人莊客的衣服一一打點齊備。又預先向鎮守劉游擊借下三十匹馬、二十四名馬上細樂。除自己家裡的鷹犬，仍向劉游擊借了四隻獵犬、三連鷹叉。差人往莊上殺了兩三口豬、磨了三石麵，準備十五日打圍食用。

到得十一月十日卯時前後，那十餘家富戶陸續都到了教場，也都盡力打扮，終須不甚在行。末後晁大舍方到，從家中擺了隊伍：先是一伙女騎擺對前行，臨後珍哥戎妝騎馬，後邊標旗緊隨，標後又有一二十匹女將護後，方是晁大舍兵隊起行。步法齊整，行列不亂。分明是草茆兒戲，倒象細柳規模。眾人見了，無不喝采。

下了馬，與珍哥向眾人相見。眾人雖俱是珍哥的舊日相知，只因從良以後，便也不好十分鬥牙拌齒。說了幾句正經話，吃了幾杯壯行酒。晁大舍恐眾人困了他的精騎，令各自分為隊伍，放炮起身。不一時，到了雍山前面，躍定圍場。只見：

馬如龍躍，人似熊強。虎翼旗列為前導，蕩漾隨風；豹尾幡豎作中堅，飄揚奪目。韓鷹繼犬，人疑灌口二郎神；箭羽弓蛇，眾詫桃園三義將。家丁莊客，那管老的、少的、長的、矮的、肥胖的、瘦怯的，盡出來翫肩諂笑，爭前簇擁大官人；僕婦養娘，無論黑的、白的、俊的、醜的、小腳的、歪辣的，都插入爭妍取憐，向上逢迎小阿媽。大官人穿一件鴉翎青襖，淺五色暗繡飛魚；小阿媽著一領猩血紅袍，細百納明挑坐蟒。大官人騎追風驟驥，手持一根渾鐵棒，雄赳赳抖擻神威；小阿媽跨耀日驕驄，腰懸兩扇夾皮牌，怒狠狠施為把勢。誰知俠女興戎，比不得蕭使君逡巡闖茸，那滕六神那敢湧起彤雲？況當凶星臨陣，還不數漢侯遏水斷橋，若新垣平再中景日。封狼暴虎，逐鹿熏狐，鷹載者歡聲動地；品簫炙管，擊鼓鳴金，振旅者歌韻喧天。正是人生適意貴當時，縱使樂極生悲那足計！

隨驚動了許多獐狗麋鹿、雉兔獾狼。大家放狗撒鷹，拈弓搭箭，擒的擒，捉的捉，也拿獲了許多。

誰知這雍山洞內，久住有一個年久的牝狐，先時尋常變化，四外迷人。後來到一個周家莊上，托名叫仙姑，纏住了一個農家

的小廝，也便沒有工夫再來雍山作孽，不過時常回來自家洞內照管照管。有時變了絕色的佳人，有時變了衰殘的老嫗，往往有人撞見。那日恰好從周家莊上回來，正打圍場經過，見了這許多人馬，獵犬蒼鷹，怎敢還不迴避？誰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廣大，又道是既已變了人像，那鷹犬還如何認得？況又他處心不善，久有迷戀晁大舍的心腸。只因晁大舍莊內佛閣內供養一本硃砂印的梵字《金剛經》卻有無數諸神護衛，所以不敢進他家去。今見晁大舍是個好色的邪徒，帶領了妓妾打圍，不分男女，若不在此處入手，更待何時？隨變了一個絕美嬌娃，年紀不過二十歲之下，穿了一身縞素，在晁大舍馬前不緊不慢的行走。走不上兩三步，回頭顧盼，引得晁大舍魂不附體，肚裡想道：「這雍山前面，我都是認識的人家，那裡來這個美女？看他沒人跟隨，定然不是大家宅眷；一身重孝，必定是寡婦新喪。真是奇貨可居。弄得到家，好與珍哥稱為二美。左英右皇，這也是風流一世！」

正在付度模擬，誰想這樣皮囊幻相，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。誰知那蒼鷹獵犬的慧目把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，獵犬奔向前來，蒼鷹飛騰罩定。狐精慌了手腳，還了本形，鷹犬四面旋繞，無隙可藏，隨鑽在晁大舍馬肚下躲避，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。那知晁大舍從來心性是個好殺生害命的人，不惟不肯救拔，反向插袋內扯出雕弓，拈了羽箭，右手上扯，左手下推，照著馬下狐精所在，對準一箭射去，只聽的「嗥」的一聲，那狐精四腳蹬空，從旁一隻黃狗向前咬住，眼見的千年妖畜，可憐一旦無常！從狗口裡奪將下來，雜在獵獲的禽獸隊內，收軍斂馬，同回莊上吃飯。

凱旋回到城內，還都到了晁家宅上。珍哥同一班婦女自回後面去了。搬出果菜，大家吃了一回酒。將所得的野味，大家均分了。將射死的狐精獨讓與晁大舍收下，各將辭謝回家。

晁大舍送客回來，剛剛跨進大門，恍似被人劈面一掌，通身打了一個冷噤；只道是日間勞碌，也就上牀睡了。誰知此夜睡後，沒興頭的事日漸生來。且聽下回接說。